

幸有三身

軍人 · 商人 · 報人 (六)

● 李能宏 (弘報發行人)

考試優等任指導員

寫完海軍白色恐怖及重慶號軍艦投共經過，現在要回到主題。筆者自從一九四九年到陸二旅後，士兵底缺是在旅部連，本人調在旅部第二科服務。第二科科长左堯安中校，是筆者中訓團新聞班的老隊長，對筆者特別關照愛護，要筆者爭取表現，以備將來恢復中尉官階。當時陸二旅缺連指導員，要在內部招考，參加考試者有二十餘人（他們都是現職軍官和副員），旅長特准在旅部連掛名的筆者參加考試。考試成績揭曉，筆者考第一

名，剛好海軍警衛營要擴編為警衛團，海軍總部命陸二旅調一個營去支援，營長選定陸二旅第一科科长楊達宇中校擔任，副營長倪鴻鑫少校，營部幹事熊貞域少校，第五、六兩連由陸二旅警連調去，第八連則新成立，連長是周旅長的侍從副官姚振民上尉，其他幹部由姚連長在旅部挑選，結果選了呂倍忠中尉副連長，筆者為中尉指導員，三個人都沒超過二十五歲，大家譽為「青年連」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海軍總部警衛團成立，團長蔣鴻鈞（營長升團長）第三營營部駐楠梓天主教堂，當時第八連只有士兵

六十餘人，營部幹事熊貞域回四川探親未回，營長命筆者代理營幹事，兼管第八連。營長楊達宇軍校十四期高材生，文武兼備，到任後命筆者先擬三個月的政治訓練計劃，每星期全營朝會要筆者向全營官兵分析國際局勢、國內政情以鞏固革命思想，全力準備反攻大陸。資料都是從中央日報得來，同時向駐地附近陸軍部隊找關係，借了他們的保密防諜比賽實施辦法，選舉全營模範官長辦法，器械操比賽辦法等資料，一個月一次比賽，防諜保密比賽第八連第一名，發動全營選舉模範官長，營長楊達宇得第一名，

營長非常高興。筆者每天上午在營部辦公，下午到連裡辦公，兩邊公事都處理得井井有條，各種比賽逐月進行，一切都很順利，當時最苦惱的事，是到楠梓車站等地遊說陸軍士兵到我們連裡來，連長、副連長及三個排長都有收穫，唯有筆者成績最差。我們到處招兵買馬，以充實兵源，官長夜間要查衛兵，以防士兵逃跑。那時軍中禁止通信，如有來信要指導員秘密檢查，發現有逃亡之虞者，信即被扣留，士兵們要向外界通訊，托採買往外寄信，回信則寄附近小店，由出差的士兵去取，第八連士兵素質很好，老兵油子很少，有很多高中畢業生，其中有一位副班長張信周，北平四存中學高中畢業（等於台北的建中）。

一天晚上，筆者自己在屋內看報，他在門外喊報告，筆者即請他進來，他熱淚盈眶地向筆者說，他哥哥在台北給他報名考大學，他要逃跑。筆者聽了他的話，當時很震驚，冷靜一下後，就跟張信周說：「今天晚上二點到四點我查衛兵，查到東南角衛兵那裡，我會和衛兵講話，你乘機逃走。」筆者很誠懇地向他解釋：咱們都是年輕人，若說只有當兵才算愛國，那是違心之論，咱們來個「君子協定」，你能順利逃走算你運氣好，若不幸被抓到，千萬不能說我事先知道。言罷兩人情不自禁的一個熱誠的擁抱。筆者給他我在台北朋友的地址，以便以後連絡，就此揮淚而別，以後知道他考上台大，真是替他高興，第二天早點時，果然少了張信周。連長下午就召開檢討會「怎樣預防士兵逃跑」，大家提了許多辦法，最後的結論是「嚴加防範，加強衛兵」官長們更辛苦了。那年春節是在中油楠梓煉油廠後勁工人宿舍過的。連上士兵多數是北方人，過年一定要吃餃子，筆者帶頭的剝肉，大家一起動手，和麵的和麵，剝肉的剝肉，人多好辦事，下午六點餃子上桌了，個大餡多，真是美味，買了

福壽酒及下酒菜，大家開懷暢飲，連長、副連長和筆者逐桌敬酒，士兵們大半是第一次在外面過春節，為安慰他們的情緒，儘量說些安慰的話，還好這一夜無事情發生，真是萬幸。第二天伙伙告訴筆者，在撈最後一鍋餃子時，發現鍋裡一個大老鼠，因為飯鍋在樑底下，老鼠在樑上，被熱氣沖昏掉下鍋裡，春節之夜伙伙們只吃剩菜沒吃餃子。第二天，筆者自掏腰包犒賞他們每人五元自己加菜（中尉薪餉七十八元），並告誡他們要封口，傳出，伙伙也有責任。

正在幹得起勁時，一天上午書記官厲以敏兄拿了一件海總的公文給筆者看，國防部規定目前軍官過多，所以，軍官人事凍結，所報李能宏任官一事免議，這真是晴天霹靂。第二天，楊營長找筆者談話，他保證每月發給筆者七十八元薪餉，並說凍結是暫時的，他一定會想辦法。有一次團部政工室召開會議，幾位指導員指摘說

：「防諜保密」比賽辦法不公，辦法是你訂的，你們第八連得第一，不公平。政工室幹事蔣張（蔣團長之弟）也和筆者唱反調，開會時，並直呼筆者之名（軍中開會應稱呼職銜）筆者認為人格被辱，未散會即離去。當日徹夜未眠思想起伏，應該何去何從？回憶一九四六年從家鄉逃出，遇到許多艱難，都能克服。當時決定辭職到台北發展。翌日遞上辭呈，營長雖誠懇挽留，筆者決心已定，請書記官開了離職證，到楠梓區公所報了戶口，拿到身分證後，即隻身來到台北，時間是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九日。

來到台北從頭做起

到台北後，去找建國中學、女師附小老同學，想覓一噉飯之所，均未成功。當時台灣省黨部主委是前國防部新聞局長鄧文儀，求見後，鄧說：下星期省黨部招考黨政幹部，你來參加考試。當場報了名，四月六日考試

，參加考試者六十餘人，題目很簡單，都是在青年軍和中訓團受訓時學過的。四月十二日放榜，筆者考第二名的。共錄取二名，結果婦女保障名額一名，未被錄取。這時住在民權東路大橋國民小學「三一聯誼社」（中訓團同學會），每月伙食費九十元，住在教室外走廊上。不久遞補到教室裡，那裡住了幾位反共救國軍司令在招兵買馬，筆者既然離開了軍職，不願再重作馮婦。有一位同學在國防部政治部第一組任職，告訴筆者，該組要用一名臨時雇員，專寫公文，要筆者去一試，結果考取，中尉待遇，每天從大橋國小走路到國防部上班，路雖遠，但從未遲到。那時第一組組長王永樹將軍，副組長易勁秋上校，因為筆者的小楷還過得去，所以命筆者專寫上行文。第一組辦公室除組長有小辦公室外，副組長以下全在一個大辦公室，易勁秋相貌和善，不苟言笑，他是中央大學畢業，在大陸當過縣長，公文嫻熟，文筆尤好，同樣是上校，其他上校擬的稿件送給他批示，很少不退回重擬的，看到上校們無奈的表情，令人同情。在國防部任雇員期間，看到上校們走馬換將，好像走馬燈一樣，青年守則有云：「學問為濟世之本」，沒有真本事的人幹甚麼都不行。九月底被解雇，每天到處找事，三個月過去了，仍無所成。

喜獲新職進民航隊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，筆者到火車站前館前街去找在民航隊服務的劉進厚兄（小學同班同學），兩人剛見面，他急促地說：「我正在找你，公司缺一個信差，你願不願幹？」我急忙回答說：「求之不得。」他就帶我上二樓去見 CHIEF MESSAGE CENTER（收發室主任）關敏可女士（她是著名建築師關頌聲的胞妹，曾任宋子文英文秘書、暨南大學教授）。關女士問了筆者幾句簡單的英文，

筆者都對答如流，並問會否騎腳踏車及台北市街道熟不熟？筆者的回答她很滿意，說定明天上班。下午回「三聯誼社」，向管伙食的史春森老先生（他是國父大帥府的交際科長）辭行。史老對筆者很關照愛護，每次筆者晚回社裡，史老都會關照伙伙留飯（別人是留飯的）。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起了個大早，帶了行李捲乘公車到火車站旁民航隊報到，先填了各種表格送重慶南路人事處，接著就騎海格力士（英國製，與陸戰隊腳踏車連一樣牌子）腳踏車到忠孝東路車務處和中山北路二段財務處送信，一天兩次，上、下午各一次，營業處和人事處都在重慶南路一段，走路五分鐘即可到達，每天送電報多次，工作輕鬆愉快，每月薪水美金五十二元，合台幣陸佰元，公司有伙食團，每月伙食費九十元，晚上睡在辦公室打地舖。進厚兄比筆者早去半年，兩個人

的 TITLE (職稱) 都是 MESSENGER

(信差)，他跑營業處，筆者跑忠孝東路車務處和中山北路財務處。那個年代學習風氣很盛，一般低級職員都想學一技之長，筆者自己擬了一個學習進度表，一星期內把各部門各重要人名背會，那時部門不多，只有十多個，重要外籍人士三十幾位，都能照預定進度完成。晚上到建國中學找青年軍同學劉仰觀兄介紹一位王老師家去聽 LINGUAPHONE 學英語、聽名人演講（如羅斯福對日宣戰演說全文、羅斯福就職演說等），聽後拿原文回來背誦。那時收發室共四人，周璇彩小姐以後升為 SUPERVISOR (督導)，另外一位是梅蘊珍小姐（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）、劉進厚兄和筆者

來了一個陳英芝女士（燕京大學畢業

），但功潔女士（中央大學畢業曾任一女中英文老師），這兩位女士對筆者的學習英文幫助最大，筆者那時求智若渴，每天自己規定要背五個生字，生字背得差不多了，就學著看公文、寫作文、學打字（自學），每天都把時間排得滿滿的，絕不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。

白色恐怖心有餘悸

五十年代的台灣，正值戒嚴時期，一切都受限制，為了國家安定，不得不如此，民航公司成長快速，人員複雜頗受治安機關的注意，因為飛行人員出國的機會多，和外界接觸的機會多，一九五〇年中央、中國兩航空公司投共，在台北的員工一部分轉到民航隊服務，也有一部分在大陸淪陷後逃到香港轉來台的，這些人都是被調查的對象，像業務處 M 處長就曾在火燒島被關過（因為他是中航員工），報務員的職務最敏感，時常被人

調查、問話，飛行報務員的調查更嚴，一發現有問題，就不准飛，通信中心一位王姓同事，從海軍退役後，考入民航公司，在電台工作，已經考取了招商局商船報務員，可是上不了船，原因是他在海軍時常發牢騷，資料紀錄不良，其實，年輕人有時發幾句牢騷，算不了什麼，可是被列入紀錄就很麻煩，這位同事，以後找人幫忙才上了船，已結婚生子，生活很美滿，劉進厚兄和筆者剛進公司時，為了考試，天天晚上練習打字，也被注意過，後來經過說明，誤會就解開了。

民國四十一年的一個晚上，台灣全省發生了一件大事，憲兵和衛戍部隊出動大隊人馬，名義上是抓逃兵，實際上見了像當過兵的人就抓，那時逃兵很多，大多沒有身分證，這種人被抓，還說得過去，有證件的，將證件撕碎或收去，也照抓，卡車停在馬路旁抓滿了人就開，一連幾天，夜夜抓人，許多人都跑到郊外田野中躲避

幾天後，機關、學校員工有的被抓，小販、三輪車伏失蹤，一時人心惶惶，聽說抓了幾千人，都運到金門，補充兵源。進厚兄和筆者都是從軍中下來，雖有離職證件，但也難免不被抓。有一天晚上軍官帶槍兵來總辦事處（中正路）叫門，被看門的智根榮老先生（曾任憲兵連長）給唬走了。那幾天電訊處處長雪菲勒天天晚上加班，智老先生向帶隊的軍官說：這裡是陳納德將軍的民航隊，你們看外國人還在樓上加班，此地沒有逃兵，三言兩語，把他們打發走了，當時進厚兄和我，就睡在樓下小房間裡，如果進門搜索難免不會被抓，逃過一劫，都很感激智老先生。

公司每班飛機都帶公司的對內郵包，調查局花蓮、澎湖站的文件，也由公司郵包轉送，他們派人送來，取走，來往的文件都是密封的，二十多年都沒有出過差錯。總統府的文件，是由一位游秘書送來、取走，來往都

是專車接送，游秘書北平人，一口京片子，和氣斯文，像個教授，聖誕節前，都送些禮物（香水、巧克力糖等），禮貌真週到。有一次，一個從香港來的郵包裡，發現一捆散開的人民日報，筆者在軍中學習過情報智識，對敏感的事很機警，馬上原封不動送到安全處，請求處理，副處長蔣曙東問明情形，將人民日報留下，郵包交還。第二天又找筆者去問話，筆者把當時所見到的情形又重說一遍，以後就沒下文了。

松山機場聯檢處發生了一個笑話，一本美國生活雜誌（Life）雜誌上刊登了美國總統尼克森和毛澤東的合影像片，那個年代凡有朱、毛的照片，一律在頭上要蓋上「匪首」藍圖章，蓋印的老兄蓋錯了，把「匪首」蓋在尼克森的臉上，這個大笑話，當時傳遍了松山機場。現在想起來更可笑。

民國四十幾年，胡侗青（遠東航

空公司老闆)在松山機場成立飛行社，專門教導客人開飛機和到南部送報紙，僅有一架斯西納小型教練機(傳說是一位蔣姓朋友提供的)，他有一個職員韋大衛，廣西壯族人，曾就讀於空軍官校，愛運動、喜愛音樂，善作曲，曾創作過許多歌曲，因開舞會和輔導長鬧意見而退學，和他一起退學的鄒鵬飛，東北人，以後進了民航公司，在機場修護組服務，彼此是同學，都在松山機場，所以常在一起，小韋學過開飛機，常教客人開飛機，在松山機場上空附近盤旋。有一天他帶著兩人騙空軍衛兵說試剎車，把飛機開到大陸去了，這一下可闖了大禍，凡是小韋的朋友都被調查，小鄒也在被調查之列，小鄒民航公司的同事也在被調查之列，一連串的訪問、搜索、調查，鬧的許多人心神不安。被白色恐怖所籠罩，事情確實是小韋的個人行為，只是一時衝動，逃到大陸

做出損害朋友的事，聽說小韋在大

陸做了人大代表，滿風光的。他害苦了台灣的許多朋友，可能始料未及吧？事隔五十多年了，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。

發奮向上獲得升遷

民航隊起先只有環島航線及香港航線，以後又開闢國際航線，一九五一年因原辦公室不敷應用，在中山北路二段四十六號租了六棟四層大樓(國賓飯店對面)，這時候香港總公司搬到台北來了，一下子擴充了二十幾個部門，收發室也擴大了，有二十條外線的總機、電動打字機直通松山機場及電信局，收發室人員也增為十二人，廿四小時都有人值班。

那個年代 TELETYPE (電傳打字機)還是時髦玩意，民航隊這時已改為民航空運公司，董事長是王文山博士，主管都是美國人。民航公司的人事和一般機構不一樣，各部門要招考新人，先以內升為主，不足，再對外

招考。TELETYPE和普通打字一樣，普通英文打字員加以練習就能勝任愉快。進厚兄和筆者每天晚上練三個小時打字，打字速度早已達到國際標準，經主管周小姐的幫忙，我們兩人於一九五二年底，就升為 ACTING CLERK (代理職員)，升為職員待遇也升高了，一個月賺一百多美元，公司為了保障員工的生活，三分之一薪水發美金(為了不違反台灣法令，美金在香港發，三分之一台幣在台北發)，那個年代，台灣的生活很低，三分之一台幣的生活費就夠了。

公司遷到中山北路四十六號後，原來在中山北路馬偕醫院對面的財務處，就搬到四十六號總公司了，原來的辦公室就變成單身員工宿舍，筆者自離開軍隊後，沒睡過床舖，都是打地舖，這時能睡竹床了，還有一張舊辦公桌。第一件事先買一架收音機，每天聽趙麗蓮博士的英語教學，星期天到中山南路教堂查經班查經(學英

語)。有一位朋友介紹中山北路一段(行政院旁門對面)有一家天主教書店有一位白女士教英語會話，學生只教五人，都要先測驗程度，有聯勤總部一上校軍官、警察局一外事警官、中央標準局一高級職員，還有一位中學教員，她每個人給取了個外國名字，筆者叫 JOSEPH (和史達林同名)。

她是中英混血，標準北京話，標準英語，學費很高，每星期兩次，每次兩小時，每月收費一五〇元，她把學費捐給教會，課本是 ENGLISH ELHO，一進門不准講中文。她的教學法很好，聽膩了課本就講笑話，下面是他講的幾則笑話：

一個人感冒看醫生，拿了一瓶藥水回來，上面寫的 SHAKING BEFOR TAKING，結果他在吃藥前拚命在地上搖動，家人看見了，覺得很奇怪，看到藥瓶的說明後，告訴他不是搖人，是搖藥瓶。

有一個英國人到美國人家做客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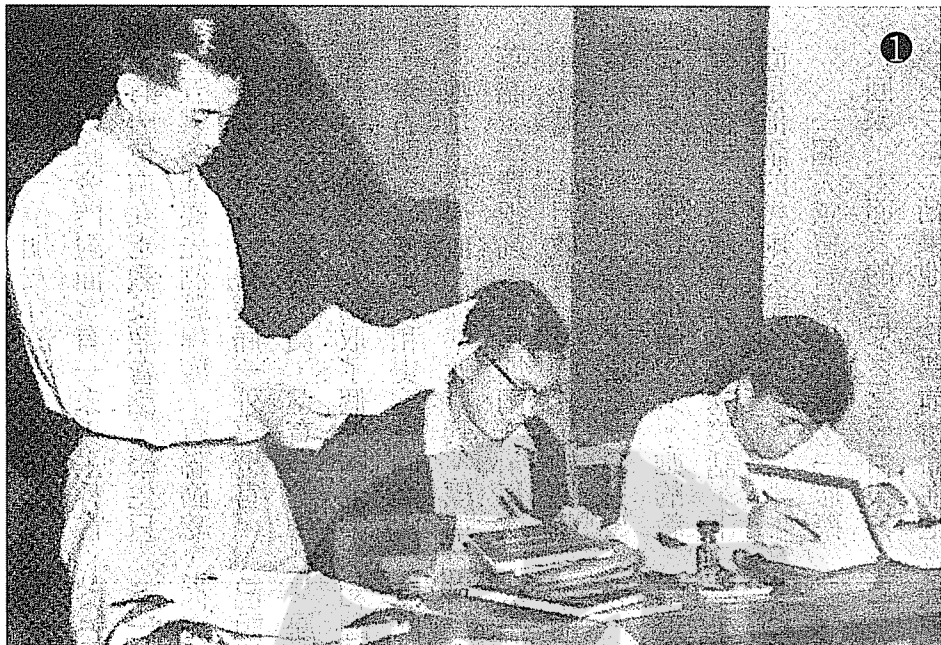
臨走時向男主人誇獎女主人說：YOUR WIFE VERY HOMEELY。那老美一聽翻臉了：我太太殷勤招待你，你竟罵她 HOMEELY。老英不知道自已說錯了話，就去請教他的美國朋友。原來美國人的 HOMEELY 是不出色的和醜陋的，和英國人的 HOMEELY 是賢慧的聰明能幹的正相反。

有一次她讓筆者講一個現代笑話故事，筆者聽到一個故事，×大外文系的畢業生，當預官時陪老美去看電影，到了西門町一看人山人海，老美很驚奇問學生「WHAT HAPPEN」學生答：「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FOR TICKET, NOW NO TICKET, IF YOU SEE STAND SEE, NO SEE, GO AWAY。」講完後，大家哈哈大笑。白老師讓每個人把上述故事重新組織一遍，直到她認為滿意為止。這種教學方法效果特好，她告訴我們學英語 HEARING 最重要，講是其次。前外交部長錢復說：他就

是看外國電影學了一口流利的英語。筆者一直以她的話為圭臬，一生受益匪淺。白女士教了我們一年多，她回美國去了。我們大家都很珍惜這段學習的日子，她那高雅的氣質和豐富教學經驗，至今已五十餘年，但仍記憶猶新。

為了繼續學業，又到「美爾頓英語補習班」讀了兩年高中英語課程，完全讀完，又讀了一年寫作和重要文獻選讀，除了讀書外，再加上工作中的學習，一般的 CIRCULAR (通告公文) MEMORANDUM (一般公文)的內容都能澈底明瞭。筆者並不以為滿足，一九六九年五月，公司委託「語言中心」代訓有志進修英文之職員，給公假，七十分為及格，不及格者學費自付，筆者率先報名，學習的課本是英語九百句，當時通過英語九百句第五冊就算托福考試及格，筆者把九百句都讀完，完全及格，最後又讀了兩期英文選讀，課堂上老師放

又讀了兩期英文選讀，課堂上老師放



一捲錄音帶（五分鐘左右），放完後，學生在課堂將大意寫出來（不能和原版雷同），老師隨便挑一篇英文課本的文章要學生講，然後大家討論。

這個課日本來有五、六個學員選讀，最後只剩一個外事警官和筆者，沒法開班而結束了。從一九六九年五月到一九七一年六月，在這兩年一個月中

，筆者在語言中心上課，未遲到一次，得了「全勤獎」，結業後，自己寫MEMO到人事處更改學歷，這與以後的升級有密切關係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①作者李能宏（左）早年與同事劉進厚（中）紀光密（右）合影。
②民航隊改組後擔任民航公司董事長的王文山博士。